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蔣麗娟

蔣葆蘊，京江名士也。素為幕中上客。年老倦游，歸里。小筑三椽，杜門著述，絕不干謁當道。里中人多欽其公正。生一女，名淑貞，字麗娟。少即聰慧，長益秀美。年甫及笄，所作詩詞居然入構，庠序中少年皆自愧弗如。遠近求婚者踵至，而女父意少所許可。逾年，女父死，女依寡母以居。深處閨闈，絕不外出。時值清明，女偕母上父塚。甫登岸，即見一生徘徊舟側，若有所伺。生丰姿秀出，皎如玉樹臨風。女縞衣素裳，神韻愈妍。生既驚女之豔，女亦覺生為不凡，四目相注，顧盼情生。須臾，生舟亦至。女回眸顧視，即俯首隨母而行，紅潮暈頰，煥若朝霞，益增其媚。生家墳距女父塚不數武，設祭焚帛，亦並同時。既畢，女回，生亦登舟。銜尾並發，船窗中時復窺見。至河流歧處，兩舟乃分駛。生祖籍毗陵，近遷於京江。姓呂，字伯輝。拔萃生，亦世族也。

是日見女，神為之奪。令舟子私相問訊，乃知其詳。既歸，獨坐空齋，頗涉遐想。挑燈翻閱書卷，漏已三下，倦甚，伏几假寐。側聽簷瓦作淅瀝聲，久之，一燈熒然，窗外雨聲甚惡。舊恨新愁，攪懷如搗。忽聞有彈指聲，問之，則曰：「予即日間所見之人也。」方驚愕間，戶不啟而已至，縞袂翻飈，態度綽約，顧其容，與日間所遇美人絕不相類。遂問：「卿果何人，明以告我。」女曰：「余乃絕幻仙子。蔣女前生同侍西王母香案，蟠桃宴開，君隨董雙成來賀，捧葡萄酒進南極老人，君飲其杯中餘瀝，蔣女視君一笑，因此墮落瑤池，君亦貶謫凡間，事隔二□秋，遂不記憶耶？蔣女與君合有前緣，余特告之氤氳使者，來此作撮合山。蔣女自見君，感觸前事，即已幽怨填膺，寄君寸緘，以伸前約。」出之袖中，示生曰：「此即渠字也，君識之否？」諦視之，乃以粉書於蕉葉上，隨讀隨滅，僅記數語云：「自謫紅塵□五年矣。前因未味，夙願終乖。遍訪高蹤，今始邂逅。妾忍強暴以待君，而君不至，何負心耶？速遣鳩媒，好成鴛牒。倘明歲春歸人不來，則桃花紅雨梨花月，即是葬妾時耳。生為情人，死為情鬼，天涯地角，冥冥此心。幽明道隔，人天路遙，永從此辭，不復覲面，恨也何如！千萬留意！」生讀之，不禁嗚咽失聲，遽然而覺，淚痕已濕透書角，猶覺人影亭亭，如在窗外也。生因疑女為倩女之離魂，意女必病。

翌日，賂買花媼往覘之，則女固無恙也。媼因言：「昨日出外遊玩樂否？」又言：「隔鄰為呂氏墓道。呂家移居此間兩世矣，擁資鉅萬。呂秀才文名藉藉，試必冠軍，擇偶甚苛，現在尚未有室也。」女母聞之心動，謂：「昨睹其人，翩翩若貴公子，特未知其才調何如。今聞姥言，則固文壇射雕手也。彼若肯俯就，則吾家阿娟似堪匹偶。煩姥無意間一往探之，事成，當即以姥為媒妁。」媼欣然力任其事，返白顛末於生。

生大喜，立冰上人為之說定，擇吉成禮。卻扇之夕，女儀態萬方，尤覺豔豔。枕畔論心，生喁喁為述前夢。女殊茫然，因曰：「一切夢境，皆由心造。彼夢中人即君心中人也。特趾離子為余兩人作好合，亦不可忘也。」爰立絕幻仙子木主，奉之於龕，歲時致祭焉。生將赴秋試，欲女同往金陵，遊覽名勝。女從之。賦莫愁湖畔。室殊雅敞，花石靜媚，竹木蕭疏，頗饒幽致。生與女出遊，或乘輿，或蕩槳，臨水登山，探幽攬勝，幾於排日尋歡。

一日，偶往妙相庵小憩啜茗。游女如雲，絕少翹然特出者。生遙見一女子，手持白羽扇，循欄而行，舉止娉婷，似曾相識，凝想久之，恍然即夢中所見之絕幻仙子也--因當授書時，腕上籠紅玉條脫，歎為異制，今依然在臂也。因俯耳謂女曰：「此即曩時所夢之絕幻仙子。卿試迎與之語，一探其根柢。」既行漸近，亦入室中。女因起立致禮，倍為慙慙，遽以瓜進曰：「天氣殊熱，卿以解暑。」

各詢姓名，方知為金陵閩閩，方姓，字蕙仙，猶處閨中。甚嫻書史，詞令微妙。相見恨晚，即邀女明日至其家。女欲覘其異，逕詣焉。言次，為述神仙謫降之事，冀以感動其意。方女酬答，悉乖本旨。女意容貌偶爾相似，未必即夢中傳書之人，遂起欲去。方女因言曰：「姊喜談因果，豔說神仙，亦善扶箕否？妹雖不才，頗得秘授。如欲卜今歲郎君獲雋與否，當可預知。知須覓一靜室耳。晚間妹當奉訪於寓齋。」頃之，女方果至。視女東偏一斗室極幽僻，早已攜有乩盤來，即命多購檀旃，齎於鴨爐。女持齋素，焚符■。須臾，乩盤不扶自動，書一絕云：

記否幽窗入夢時，瀟瀟夜雨苦尋思。

一封書自瑤台至，冷透銖衣君未知。

續書云：「余絕幻仙子也。前日偶以怨語，成就良緣，雖世網未撻，而情絲終繫。尚有吾妹，亦墮塵寰，即今方氏蕙仙也。遍覽下方世界，絕少情人，以是及笄年華，未有所屬。玉真有命，歸於一人。他年真靈位業圖中，不至淪落。郎君今歲必發解，明春射策南宮，定當聯捷。請於方氏，諒無不諧。」時生亦在旁，睹之喜甚，目注方女，紅暈兩頰。女正助方女扶盤，筆去如飛，不由人主。見此數行，嫣然微笑，低語曰：「從此儂姊妹為一家矣。」方女默無一言，遽命焚雲鶴送仙符，撤去香案，匆促登輿遽別。方女去後，生謂女曰：「何如？我固疑是絕幻，而不知本是瑤池同命花也。」

是秋榜出，生首列為解元。遺方氏女甚厚，方女悉卻不受。方女父以孝廉選授知縣，寇亂殉節，母尚在堂，舅氏在京官御史。生已有妻，方女勢不能為室也，幾疑乩語之無憑。生金陵返渡江，忽遭大風，舟覆，生與女並溺，生獲拯，而女屍不知飄於何處，正如流水桃花，杳然無跡。生痛哭擗踊，幾不欲生，懸賞格於江滸，募有能得女屍者，畀以千金。停舟□日，無可尋訪。歸家遍訪戚友，即欲披髮入山，永辭人世。密友良朋多方勸慰，悉不應。

一夕，朦朧中絕幻忽降於室，丰韻如前，益增媚，謂生曰：「君夫人並未死。君若不赴京華，則此生無相見期矣。」生方欲啟詢，靈風颯然，如寐初覺。生以仙言必有驗，遂束裝入都。會試列前茅，殿試以傳臚入翰林。會試房官即方女舅氏也，甚賞生文，知生新喪偶，為方氏女執柯，且曰：「才貌工言，四德俱備，若以容論，洵足以領袖群芳。」而不知生固早已見之也。生雖不欲，而以乩語不敢固違，遂諾之。初以女在京江，擬即南旋，乃女已於去冬從母省舅氏，遂留京師。因於舅邸行親迎禮。舊識重逢，仙緣再合，伉儷之篤，有可知也。

一日，生謁客於宣武門外，道經巨宅，見一車飛馳而至，若自遠方來者，猝睹車中女子非他，即麗娟也。生趨車旁相見，執手而哭。巨宅一老翁出，鶴髮虬髯，貌殊清古，揖生曰：「君新太史耶？君夫人覓君久矣。」延生入內。細詢，女始為漁船所救，以其美，將奇貨居之，不肯送女歸，給之至揚州，售於大腹賈，具舟來迎。女知之，躍身投水，夜半，順流觸官舫。時翁正入京，聞聲出視，月色正明，見有物浮沈，命舟子援之起，則一弱女子也。灌救百端，始蘇。即欲攜女北上，因女病，暫留別墅，至是始載之來，使夫婦重聚耳。由此生竟坐擁雙美云。